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5007

《山海经》在英语世界的跨媒介翻译传播研究

陈钰曦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山海经》作为中国上古神话的渊薮，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传播历程远非简单的文字转换过程，而是一个动态持续的、多主体参与的跨媒介翻译传播过程，其具体体现为“跨媒介翻译”与“跨媒介传播”实践。其跨媒介翻译实践呈现出从学术化到可叙事化、多模态化的清晰流变，为跨媒介传播实践奠定了基础；通过影视创作、舞台演绎、游戏赋能、绘本与科技等多元跨媒介传播实践，《山海经》的神话元素被不断抽取、转化，最终在英语世界形成一个不断衍生的意义再生产系统。这两次具体的跨媒介译传实践所产生的聚合效应共同塑造了《山海经》在英语世界的“奇观化”多元图景。

关键词：《山海经》；跨媒介翻译；跨媒介传播；英语世界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6)05-0058-08

作为中国上古文化的瑰宝，《山海经》不仅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博物志，更是一座蕴藏中华民族原始想象与神话思维的文化宝库。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山海经》所呈现的瑰丽世界已逐步成为全球读者了解中国神话的重要窗口。学界对其英译与传播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多数研究仍聚焦于多译本语言的对比分析或传播历程的线性梳理。如梁林歆等从知识翻译学视角探讨了《山海经》四个全译本翻译过程中的知识生产与建构机制[1]；朱晓玲以 1984—2023 年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 135 篇文献作为研究样本，以 Cite Space 为研究工具，绘制中国海洋古籍英译研究可视化科学知识图谱，但研究以国内文献为主，且对《山海经》相关研究不够聚焦[2]；方耀等对《山海经》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展开研究，但其研究仅限于对已有译本及海外传播形式的梳理，相关国外研究情况并未完整提及，且对于《山海经》的传播情况梳理不够，亟待完善[3]。回顾国内《山海经》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既有研究数量有限，内容较为局限，鲜少关注译后的传播问题；且传播研究对传播形式的梳理和描述较多，而对翻译传播过程的探讨不够深入。同时，已有成果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山海经》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时代传播的复杂性与动态性。

《山海经》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文字译本，呈现出丰富的跨媒介形态。从学术译注到大众读物，从影视改编到电子游戏，其独特的奇珍异兽、鲜明的地理与神话元素通过翻译、重构与叙事呈现在不同媒介平台，可见《山海经》在英译的基础上衍生出跨媒介传播的态势。鉴于此，本研究尝试梳理《山海经》在英语世界的跨媒介翻译与传播情况，重点考察其通过影视、游戏、绘本等多元渠道构建的传播网络，以期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实现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表达，进而增强其国际传播的

收稿日期：2026-02-28

基金项目：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中国神话典籍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研究：以《山海经》为例”（CX20240520）

作者简介：陈钰曦，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学、翻译传播学。

亲和力和立体性。

一、跨媒介翻译传播分析框架

跨媒介叙事理论最早由媒体研究学者亨利·詹金斯在其著作《融合文化：新媒体与旧媒体的冲突地带》中进行了系统阐述，其核心观点认为，在媒体融合的时代，故事不再局限于单一媒介平台，而是有意识地、系统地分散到多元媒介平台[4]。在理想的跨媒介叙事中，构成故事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会分别穿越不同的媒介渠道，每种媒介都以其擅长的方式各展所长，为整体叙事贡献独特的价值。这种设计不仅是为了扩展故事世界，更是通过叙事元素的分散与重组，使内容实现更好的传播。尽管詹金斯的理论源于对当代流行文化的观察，但其基本主旨对于理解古典文本的现代传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研究所指的“跨媒介叙事”，更侧重于广义的叙事资源在不同媒介（从文字到图像、从书籍到影视游戏）间的“适应性转换”与“创造性重构”过程。

鉴于《山海经》文本本体的混杂性和意象符号的视觉性，可将其英译与传播置于“跨媒介叙事”的理论框架下展开考察。相较于传统翻译研究聚焦于语言符号系统内的对等与转换，跨媒介叙事视角可将《山海经》的“翻译—传播”过程理解为一个连续的、多节点的、由多元主体参与的叙事意义再生产与再创造过程，该过程可进一步细化为：一方面，文本层面的“翻译”本身便可视为第一次“跨媒介”实践。译者将原语文本（古汉语）承载的文化信息与美学效果，转换为目标语（英语）符号系统所能承载的形式。此过程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叙事潜能的初次激活与重塑。另一方面，基于译者所传达的译语讯息，传播媒介展开多模态的改编与演绎，这可视为第二次“跨媒介”实践。这一实践超越了语言符号内部体系，转而从语言文字媒介向其他异质性媒介转换。具体到《山海经》，其原文是高度碎片化、非叙事性的地理志与博物志，译者通过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如强调注释的学术化处理、增强文学性的可读性处理、结合图像的视觉化处理等，为其后续在影视、游戏等多元媒介上的进一步叙事提供了初始条件、划定了素材范围，并预置了叙事基调。《山海经》在英语世界的“跨媒介”翻译传播过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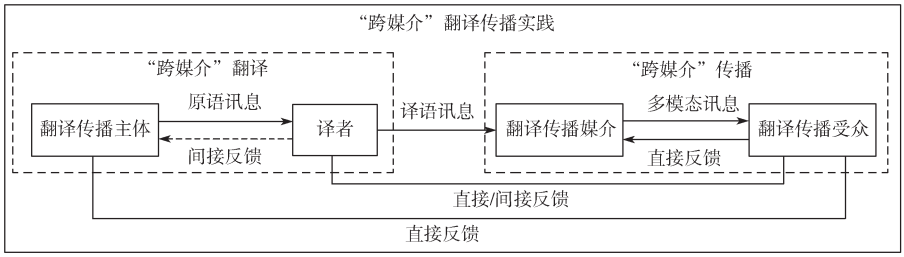

图 1　《山海经》在英语世界的“跨媒介”翻译传播过程

因此，对译本“叙事性”强弱的分析，是理解整个跨媒介翻译传播链条的逻辑起点。以跨媒介叙事理论观照《山海经》的翻译与传播，将分散的译本、研究、改编作品视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动态的叙事网络进行整体性分析，不仅能够更全面地描绘其海外传播的全景，还能更深刻地揭示中国古典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被接受、重构与再创造的复杂机制。

二、《山海经》在英语世界的跨媒介翻译

《山海经》的英译史虽短，却清晰地勾勒出其文本功能演变的轨迹：从最初作为“考据对象”进入汉学研究的视野，到最终融入大众文化成为备受青睐的“叙事资源”。历代译者在处理这部结构独特、内容庞杂的典籍时，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深刻反映了其目标读者定位与对文本本质的理解，并直接影响了后续跨媒介叙事的可能性。其英译本呈现出从注重学术性的注疏，转向增强文学性与视觉性的“可叙事化”

翻译的清晰流变。

（一）“学术化”奠基

早期译本确立了《山海经》作为严肃学术研究对象的地位，其为西方汉学界提供了一个可信的研究底本。如郑小杰等的首部全译本就侧重于考据与注释，只是译本在名称翻译和结构清晰度上的缺陷，使其学术价值受限[5]；安妮·比勒尔于 1999 年出版的《山海经》英译本，是首个由西方汉学家独立完成的学术性全译本[6]，该译本以《山海经笺疏》为底本，彰显了严谨规范的学术研究范式，为西方学界系统研究这部典籍奠定了基础。比勒尔的翻译旨在满足专业汉学研究的需求，坚持将书中所有名称（神、兽、国、山、川等）意译为英文，并辅以大量副文本（前言、注释、插图等）阐述，将《山海经》在英语世界定位为中国神话研究的重要文献。这种“学术注疏”模式虽然保证了知识的准确性，但由于其译文更侧重于信息的呈现而非故事的讲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本对更广阔大众读者群的叙事吸引力。

（二）“可叙事化”转向

随着《山海经》潜在读者群的扩大，其翻译策略开始出现面向普通英语读者的“大众化”转向，其核心特征是增强文本的可读性与画面感，为其转化为叙事素材创造条件。希夫勒的节译本[7]虽开风气之先，但真正预示跨媒介叙事潜力的是斯特拉斯伯格的译本[8]。斯特拉斯伯格创新性地构建了“图文互鉴”体系，将明代木刻版画与精选译文紧密耦合。这种策略不仅实现了知识的可视化，更是通过强大的视觉符号，将文字描述转化为可被直接想象的形象，极大地激发了读者的叙事想象空间，堪称从“翻译文本”到“构建叙事资源”的关键一步。王宏等的《大中华文库》全译本是“可叙事化”转向的代表。该译本明确以普通读者为目标，采用“明白、通畅、简洁”的策略，对技术性条目进行解释性翻译，对叙事性条目则力求直译以保留原文风格[9]。这种基于读者认知图式设计的翻译，在传播知识的同时，有意识地强化了文本的文学性，使其更易于被非专业读者理解和接受，为叙事化改编铺平了道路，是节译本在“可叙事化”道路上的突破性探索。

（三）“多模态化”叙事

近年来的译本则进一步将“可叙事化”推向了成熟的“多模态叙事”，翻译行为与视觉艺术深度结合，共同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可直接用于消费的文化产品。葛浩文的节译本是这一趋势的典型样本[10]。该译本以现代风格插画为主体，以平实译文为辅，可谓典型的“多模态”文本。其中，青年画家陈丝雨的现代艺术风格插画，不仅是古籍插图的复原，更是对异兽形象的当代艺术阐释与再创造。这种“翻译 +”模式彻底颠覆了传统译本以文字为核心的样貌，使译本本身就成为一件极具叙事张力和市场吸引力的艺术品，直接对接当代大众的视觉审美习惯，为影视、游戏等媒介的二次创作提供了近乎现成的概念设计底本。

三、《山海经》在英语世界的跨媒介传播

《山海经》英译本从“学术化”到“可叙事化”再到“多模态化”的转变为其在英语世界的跨媒介传播实践奠定了基础。下文将深入考察其跨媒介传播的核心维度，首先从馆藏、评价与学术研究等指标入手，勾勒出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进而重点分析其在影视、游戏、绘本等大众文化领域所经历的改编与深度叙事重构，揭示《山海经》在英语世界的跨媒介传播实践。

（一）《山海经》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

译本的生产只是跨文化传播的起点，其是否真正具有传播价值取决于其能否在译语文化的土壤中被接纳、解读与转化。基于对《山海经》各英译本在英语世界馆藏分布、书评反响与学术研究等多维度的系统考察，可以勾勒出其特有的“接受图谱”。该图谱揭示了其从早期学术圈的审慎接纳，逐步拓展至大众阅读领域，并最终获得广泛认可的全过程。

1. 图书馆馆藏

被全球图书馆馆藏的情况是书籍受欢迎程度的重要参考指标，电子资源占比也与书籍传播广度正相关[11]。为系统评估《山海经》在海外的传播效果，本文选取 WorldCat 全球联合目录作为核心数据来源。该数据库是当今全球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图书馆联合目录，其海量数据能够权威反映世界主要图书馆的文献馆藏情况。通过分析该数据库中《山海经》各英译本的馆藏图书馆数量（见表 1），可以从一个侧面客观度量其作为中国传统典籍在国际学术与公共领域的可见度与机构接受度。

《山海经》先后出版的 6 部英译本在海外图书馆的收藏量呈现出明显差异。馆藏量最大的译本为斯特拉斯伯格译本（共 1396 家）；比勒尔译本、葛浩文译本紧随其后，分别为 321 家和 284 家。相反，国内译者译本在海外的馆藏量较少，如郑小杰、郑白慧贞、沈康合译本与王宏、赵峥译本。从表 1 中可以看出，不同译者的译本在海外的受欢迎程度和收藏情况存在差异，这可能与译者的翻译风格、出版年份以及译本的推广程度有关。

表 1　中国神话典籍《山海经》英译本及海外馆藏量（截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

译本	译者	出版时间	海外馆藏量 / 家
The Legendary Creatures of the Shan Hai Ching	希夫勒	1978	59
Shan Hai Ching: *Legendary Geography and Wonders of Ancient China*	郑小杰、郑白慧贞、沈康	1985	86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比勒尔	1999	321
A Chinese Bestiary: *Strange Creatures from the Guideways through Mountains and Seas*	斯特拉斯伯格（石听泉）	2002	1396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王宏、赵峥	2010	0
Fantastic Creatures of the Mountains and Seas: *A Chinese Classic*	葛浩文	2021	284

2. 书评

基于《山海经》译本的专业书评共 20 余篇。这些书译围绕不同译本展开评述，观点鲜明，鞭辟入里。如弗拉卡索直言，“郑小杰、郑白慧贞、沈康合译本虽为《山海经》第一个全译本，却也是至今为止最差的译本”[12]；迈克尔指出，比勒尔译本为中国早期神话提供研究底本，并具有巨大潜力，但其翻译仅基于个人解读，主观性较强[13]；考尔多什认为，石听泉译本弥补了比勒尔译本中部分专名无法辨认的缺点，使得“研究者和英语读者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14]；赵伟亚认为，葛浩文译本在翻译生物名字时颇具创造力，对于熟悉的动物名称采用英文翻译，对于其他的则采用中文拼音，如此翻译保留了足够的中国风味，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激发读者好奇心[15]。

表 2 是《山海经》各英译本在好读网和亚马逊的评论数和评分情况，也可作为一个译本在读者中受欢迎程度和接受认可度的客观度量。由表 2 可知，葛浩文译本虽出版时间最晚，但其评论数和评分都显现出该译本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情况相对乐观。比勒尔译本在两个网站评论总数最多，但评分却是几个译本中最低的，反映出该译本出版时间较早，具有一定的传播影响力，但是译本质量并未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同。斯特拉斯伯格译本评论数量和评分在各译本中居中，显现出该译本传播和接受程度中规中矩。王宏、赵峥译本考虑到评论数量较少，评分可能并不具有代表性。郑小杰等人合译本与希夫勒译本并无好读网和亚马逊评分，表明这两个译本在市场上的可见度不高，读者反馈较少。

表 2　中国神话典籍《山海经》英译本好读网及亚马逊评分（截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

译本	译者	好读网		亚马逊	
		评论数	评分	评论数	评分
Fantastic Creatures of the Mountains and Seas: *A Chinese Classic*	葛浩文	108	4.43	110	4.8
A Chinese Bestiary: *Strange Creatures from the Guideways through Mountains and Seas*	斯特拉斯伯格（石听泉）	53	4.02	42	4.4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比勒尔	184	3.85	72	4.3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王宏、赵峥	3	—	1	—
The Legendary Creatures of the Shan Hai Ching	希夫勒	—	—	—	—
Shan Hai Ching: *Legendary Geography and Wonders of Ancient China*	郑小杰、郑白慧贞、沈康	—	—	—	—

3. 学术研究

《山海经》第一部译本肇始于 20 世纪下半叶。关于《山海经》海外传播的研究近年来也蓄势而起，其海外研究已形成一条脉络清晰、范式演进的学术史，研究路径从早期的整体性介绍，逐渐转向专题化、跨学科的深入探讨，反映了国际汉学界对这部典籍理解的多维深化。

西方学界对《山海经》的关注可追溯至 19 世纪，彼时研究多具有开创性与基础性特征，如法国的巴赞（1839）和荷兰的施勒格尔（1893）等，主要致力于基础译介和宏观定位，将《山海经》初步系统性地呈现给西方读者[16-17]。进入 20 世纪后，研究视角开始分化。魏尔纳在《中国神话与传说》（*Myths and Legends of China*）一书中对《山海经》的鬼神现象展开讨论[18]；霍姆认为，《山海经》是研究汉代以及更早时期西王母神话的重要文献，描述了其作为居于西方昆仑山、掌管灾异与惩罚的始祖女神形象[19]。这一时期的研究体现了学者们尝试从神话学角度解读文本的早期努力。20 世纪中后期，海外《山海经》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专题化与精细化趋势。西方学者利希特曼认为，应从宇宙与空间学的范畴对《山海经》展开深入剖析[20]。希夫勒对《山海经》中的“药学”元素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并主张将《山海经》纳入药学研究的视域[21]。近年来，学者们开始聚焦于《山海经》中“神话”的探究：亚历山德罗认为《山海经》在新疆神话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2]；叶罗富认为，《山海经》中奇珍异兽“巴蛇”，又名修蛇，位列上古神话中的十大凶蛇之列[23]。也有学者关注《山海经》的英译问题，如黄欣雨通过细致分析《山海经》具体术语的英译实践，来验证其提出的音译三维符号学理论[24]。可见，国际学界对《山海经》的译介研究长期集中于译者主体性探讨与神话原型考证两大议题，并从异兽图谱、地理志、医药学等专门领域切入文本价值的多元阐释。这一格局虽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却也导致了主题分散、视角割裂的碎片化倾向。

（二）《山海经》在英语世界的跨媒介重构

《山海经》在英语世界的跨媒介传播通过被不断激活、转译进而赋予新叙事生命。这一过程超越了单纯的文字翻译，形成了一个从严谨的学术阐释场域，逐步扩展至大众文化场域的传播图谱。不同媒介依据其特性，对《山海经》的原始文本进行了差异化的抽取与重构，共同塑造了其在英语世界的当代文化形象。

1. 影视创作：核心角色的跨媒介重构

创作者常通过植入经典叙事框架来“填补”原文本的叙事空白，这也是《山海经》跨媒介传播的最常用方式。如好莱坞知名导演凯文·门罗执导，联合《忍者神龟》《怪物史莱克》《马达加斯加》幕后金牌制作团队倾力打造的合家欢动画电影《山海经之小人国》于 2021 年上映。该片以《山海经·海外南经》周饶国叙事为文化原型，通过新神话主义叙事策略重构上古传说，以饕餮、阴阳等东方哲学符号为视觉人类学载体，运用好莱坞工业光魔技术，实现东方美学精神的数字化转译。影片围绕周饶国储君锤木的救赎之旅，通过“石化危机—先知指引—伙伴结盟—秘境探险”的环形叙事结构，将《山海经》的宇宙观转化为现代成长寓言。这种基于文化符码解码工程的创作实践，既保留了中国神话的集体记忆基因，又通过跨媒介叙事技术激活了传统典籍的当代传播势能，为传统文化 IP 的全球化转化提供了创新性解决方案。与此同时，美国华纳公司出品、J. K. 罗琳编剧、大卫·叶茨执导的魔幻片《神奇动物 2：格林德沃之罪》（*Fantastic Beasts*: *The Crimes of Grindelwald*，2018）中也出现了《山海经》中神话动物的原形“驺吾”与“麒麟”。《山海经·海内北经》曾记载：“林氏国有珍兽，大若虎，五采毕具，尾长于身，名曰驺吾，乘之日行千里。”由于《山海经》的描述简短模糊，所以古画中的驺吾有虎、马两形。作为《神奇动物 2》中最出彩的神奇动物，它冲出巴黎一家马戏团的牢笼，跳到大街上，一声怒吼，霸气亮相，时而威猛，时而可爱，深受海外观众喜爱。

2. 舞台演绎：多媒介符号的叙事融合

高行健于 1992 年创作的现代悲喜剧《山海经传》是此类实践的典型代表[25]。该剧不仅借用了《山海

经》中的神怪形象，更融入了史前神魔传说，并为其构建了完整的戏剧结构与情节脉络，从而将原书中片段式的记载重塑为一部具有史诗气质的舞台作品。剧中角色均在剧前以副文本形式集中呈现，形成一种“神话人物谱系”的视觉效果。方梓勳于 2008 年将该剧译为英文，译本名为 *Of Mountains and Seas*: *A Tragicomedy of the Gods in Three Acts*，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26]。这一译本不仅完成了语言转换，更使《山海经》以戏剧这一综合艺术形态进入英语世界，为其在跨文化语境中的传播开辟了新的路径。上海原创音乐剧《山海经》英文版作为庆祝中马建交 50 周年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于 2024 年 8 月 4 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成功上演，演出获得了广泛好评 [27]。这部音乐剧以《山海经》故事为蓝本，以青少年冒险故事为框架，将女娲、夸父、精卫等神话人物生动地呈现在国际舞台上。

3. 游戏赋能：参与式故事世界生成

游戏也是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其代表了跨媒介叙事的更高形态，核心是交互性与世界生成。在《妄想山海》（*Chimeraland*）这类开放世界游戏中，玩家不再是被动的观众，而是通过亲自探索、捕捉、培养异兽，主动参与并“生成”属于自己的《山海经》冒险故事。该游戏的核心特色在于对《山海经》题材的深度挖掘与创造性转化——并非简单照搬文本，而是通过角色设计、世界观构建与玩法融合，成功地将古老的神话符号“转译”为全球玩家易于理解与接受的流行文化意象，从而在娱乐体验中自然而然地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原始文本在这里不再是被讲述的故事，而是构建一个可交互的“神话沙盒”的规则与素材库，实现了从“叙事”到“故事世界”的升华。《永恒滚筒》（英文名 *The Eternal Cylinder*）是由 ACE 团队制作、Good Shepherd Entertainment 发行的一款生存冒险类开放世界游戏，其中也借用了很多《山海经》中的神话动物形象，在海外掀起游玩热潮。

4. 绘本与科技：沉浸式叙事接口创生

面向青少年及大众读者的绘本成为当下传播《山海经》的重要载体。如 51Talk 推出的中英双语《山海经》神话绘本，由多国插画师联手以“新国潮”画风绘制，将古老传说转化为适合儿童阅读的生动故事；2024 年 3 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在伦敦书展上推介的《山海经：中国神兽图鉴》，结合了 AR（增强现实）和 VR（虚拟现实）技术，让读者能够通过设备与神兽进行沉浸式互动，切实拉近了读者与原著的距离 [28]。这种科技与出版融合的方式，极大地激发了海外读者特别是年轻群体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值得注意的是，陈仟陌的 *Guideways through Mountains and Seas* 的连环漫画通过分镜控制叙事节奏，对内容进行选择性删节，以适配媒介篇幅与目标读者（如青少年），可谓将古老文本成功转化为当代大众视觉叙事产品的典范，其改编很好地体现了跨媒介传播中的“适应性”策略。陈仟陌的漫画通过艺术构思，精准捕捉了《山海经》作为神话文本的精神内核 [29]，该作品也因而被视作《山海经》在“跨媒介翻译传播”实践中的一个代表性案例。

无论是《神奇动物 2》将“驺吾”等异兽无缝嵌入西方奇幻体系，或是高行健的悲喜剧为神怪赋予戏剧冲突，抑或是多款端游的沉浸式交互体验以及各类《山海经》绘本的相继推出，其核心策略都是将《山海经》的元素作为底本素材，编织进一个目标受众熟悉、结构完整、逻辑合理的线性故事中。这种重构极大地增强了可理解性，也极大推动了《山海经》在英语世界的跨媒介传播。

《山海经》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传播本质上是一个持续的、多主体参与的“跨媒介翻译传播”过程，可细分为两次具体的跨媒介译传实践：第一次跨媒介译传实践以不同形态的翻译文本为核心枢纽，专业译者、汉学家、学术研究者通过严谨的考据与注释，为《山海经》建构权威的知识体系；同时，图文互鉴的视觉化转译与多模态绘本的叙事化呈现增强了文本的“可叙事性”，奠定了传播根基。第二次跨媒介译传实践以跨媒介改编传播为扩散路径，导演、编者、绘画师等创作者充当关键“转码器”，将学术性内容转化为兼具文学性、视觉性和故事性的文化产品，并进行最大程度的创造性转化，最终在英语世界形成一个不断衍生的意义再生产系统。这两次具体的跨媒介译传实践所产生的聚合效应共同塑造了《山

海经》在英语世界突出而略显单一的“奇观化”文化形象。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山海经》必将被赋予更富想象力的跨媒介形态，后续研究可从那些成功的案例中获得更多的启示，继续优化、延展其跨媒介翻译传播网络，为推动中国传统典籍的创新性国际表达提供有益镜鉴。

参考文献：

[1] 梁林歆，王迪 . 知识翻译学视角下文化典籍复译中的知识建构：以《山海经》英译为例 [J]. 外语电化教学，2023(6)：31−36.

[2] 朱晓玲 . 中国海洋古籍英译研究综述 [J]. 浙江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23，40(4)：80−88.

[3] 方耀，吴美群 .《山海经》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 [J]. 外语与翻译，2022(4)：54−59.

[4] 亨利·詹金斯 . 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 [M]. 杜永明，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30.

[5] 郑小杰，郑白慧贞，沈康 . Shan Hai Ching: Lengendary geography and wonders of ancient China[M]. 台北：台湾编译局，1985.

[6] Birrell A.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M]. London：Penguin Books，1999.

[7] Schiffeler W. The legendary creatures of the Shan Hai Ching[M]. Taipei：Hwa Kang Press，1978.

[8] Stassberg E. A Chinese bestiary: Strange creatures from the guideways through Mountains and Seas[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

[9] 陈成今 . 大中华文库·山海经 [M]. 王宏 , 赵峥英，译 .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10] Goldblatt H. Fantastic creatures of the Mountains and Seas: A Chinese classic[M]. 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2021.

[11] 林广云，王赟，邵小森 . 中国科技典籍译本海外传播情况调研及传播路径构建 [J]. 湖北社会科学，2020(2)：150−161.

[12] Fracasso R. Review of *Shan Hai Ching*. *Legendary Geography and Wonders of Ancient China* by Hsiao-chieh Cheng, Hui-chen Pai-Cheng and Kenneth L. Thern[J]. East and West，1987(1/2/3/4)：482−483.

[13] Michaael T. Review of *Shan Hai Ching*；Or,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Anne Birrell；*The Aspirations and Standards of Taoist Priests in the Early T'ang Period*. Florian Reiter[J]. The Journal of Religion，2001，81(4)：678−680.

[14] Kardos A. Review of *A Chinese Bestiary*: *Strange Creatures from the Guideways through Mountains and Seas*[J]. Asian Folklore Studies，2003(12)：341−343.

[15] Zhao W. Book review：*Fantastic Creatures of the Mountains and Seas*: *A Chinese Classic*. By Jiankun Sun (text) and Siyu Chen (illustrations).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J]. Literature and Theology，2023(3)：284−286.

[16] Bazin A. Noticed du “Chan-Haï-King”, cosmographie fabuleuse attribuée au grand Yu[J]. Journal Asiatique，1839(3)：344−382.

[17] Shlegel G. Problèmes géographiques[J]. Toung Pao，1893(5)：6−13.

[18] Werner E T C. Myths and legends of China[M]. London：George G Harrap & Company，1922：93.

[19] Dubs H H. An ancient Chinese mystery cult[J]. The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1942，35(4)：221−240.

[20] Dorofeeva-Lichtmann V. Conception of terrestrial organization in the Shan Hai Jing[J]. Bulletin de L'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1995(82)：57−110.

[21] Schiffeler W. Chinese folk medicine: A study of the Shan-Hai-Ching[J]. Asian Folklore Studies，1980，39(2)：41−83.

[22] Rippa A. Re-writing mythology in Xinjiang: The case of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King Mu and the Kunlun[J]. The China Journal，2014，71：43−64.

[23] Ye L. Is man superior to animals? A comparative reading of animals in biblical narratives and Chinese classic texts[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2018，55(4)：824−836.

[24] Huang X. Revisiting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transliteration through a semiotic lens, exemplified by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Shan Hai Jing[J].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2023，19(2)：295−313.

[25] 高行健 . 山海经传 [M]. 香港：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2.

[26] Gao X. Of Mountains and Seas: A tragicomedy of the gods in three acts[M]. Gilbert C F, Translated.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2008.

[27] 诸葛漪 . 上海原创音乐剧《山海经》英文版亮相马来西亚 [EB/OL]. [2025−12−13]. https://www.shobserver.com/wx/detail.do?id=780687.

[28] 金晶，章博宁 . 综述 | 2024 年伦敦书展闭幕　中外出版交流成果丰硕 [EB/OL]. [2025−12−15]. https://www.xinhuanet.com/book/20240318/c142f9372b3048d4bd86585e89620b85/c.html.

[29] Gallo S. Re-canonizing the Shanhaijing in the world (literature)：The myth, the play and the comic book[J]. Asia Pacific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2020，7(2)：200−213.

Study on Transmedia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Shan Hai Jing*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CHEN Yuxi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As the repository of ancient Chinese mythology, *Shan Hai Jing* has experienced a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proces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that is far more than a simple textual conversion. It represents a dynamic, ongoing process of transmedia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involving multiple participants, which can be specifically categorized into transmedia translation and transmedia dissemination practice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its transmedia translation practice exhibits a clear evolution from scholarly annotation to narrativized, multimodal translation, laying the groundwork for its subsequent transmedia dissemination; through diverse transmedia dissemination practices—including film adaptations, stage performances, games, picture books, and technological applications—the mythological elements from *Shan Hai Jing* are continually extracted and transformed, ultimately forming an ever-expanding system of meaning reproduction with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The synergistic effect generated by these two transmedia practices has jointly shaped a “spectacularized” and pluralistic landscape for *Shan Hai Jing*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Keywords：*Shan Hai Jing*; transmedia translation; transmedia dissemination; English-speaking world

责任编辑：徐海燕